

奥尔林·瓦西列夫著



人間樂園



作家出版社



人 間 樂 園

保加利亞 奧爾林·瓦西列夫著

田 大 畏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人 間 樂 園

奧爾林·瓦西列夫著

田 大 畏 譯

中國戲劇家協會編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發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顯微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 (340) 字數: 41 千

開本 31"×43" $\frac{1}{32}$ 印張 $2\frac{9}{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1800

定價(6) 0.26 元

前 記

奧爾林·瓦西列夫生於一九〇四年，是保加利亞現代著名作家之一。他在學生時代就是工人青年團團員，領導秘密的學生小組，參加工人運動。一九二四年，正當反動勢力十分猖獗的時候，瓦西列夫加入了保加利亞共產黨。此後，他做過教員，小公務員，新聞記者，作家等等——他所有這些活動，都爲了一個目的：推翻保加利亞資產階級法西斯專制統治。

一九二七年，報刊上初次出現了瓦西列夫的一些論文，它們以對資產階級制度的大胆尖銳的評論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兩年以後，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白色的道路”出版了，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利亞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的反法西斯武裝起義。到一九三六年，他又以同一題材寫了一部更成熟的作品“火籬”。

瓦西列夫爲了不倦地積極參加反法西斯鬥爭和反戰運動而經常受到迫害，曾多次被捕入獄，但是這並不能挫折他的戰鬥意志；他在三十年代寫的一些作品，除“火箍”外，還有“斯特拉黑爾”，“以牙還牙”等等，都是描寫保加利亞英勇的兒女們在各個時代反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事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瓦西列夫是秘密報紙“愛國者”的編輯委員之一，並曾親身參加配合蘇軍進入保加利亞而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舉行的全民起義，這次起義的結果，終於推翻了法西斯政府。

保加利亞建立人民民主政權以後，瓦西列夫的創作也展開了新的一頁。近年來他出版了兩部短篇小說集，寫過兩部電影文學劇本和一些兒童讀物。但是瓦西列夫的最大成就還是在戲劇方面，他的劇本“人間樂園”（原名“警報”，一九四八年）和“愛情”（一九五二年）都獲得了季米特洛夫獎金，前者並曾拍成電影，在我國放映過。

“人間樂園”是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加利亞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反法西斯鬥爭的故事。作者在劇本中一方面揭穿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安於現狀，妄想把自己和社會政治生活隔絕起來的腐朽的思想本質，一方面歌頌了共產黨員奮不顧身的忘我精神，他們在充滿白色恐怖的環境

裏，勇敢地，積極地，有意識地不斷和敵人進行艱苦的鬥爭。從劇本中我們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唯有堅持鬥爭，取得勝利，真正的人間樂園才可能建立起來，而企圖建造一個與世隔絕的“幸福家庭”，那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的一種幻想。

瓦西列夫在一九五四年曾來我國作過短期的訪問，他的新作“幸福”一劇，也獲得了季米特洛夫獎金。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1955年9月

劇中人物

斯拉夫卡——洗衣婦，從前是女教員。

波依柯——她的兒子，醫科學生。

薩瓦·維立奇柯夫——建築師。

魏坦·拉扎洛夫——後備役少校。

萊娜——他的妻子。

莉莉——他們的女兒，鋼琴家；維立奇柯夫的妻子。

鮑利斯——他們的兒子，軍官。

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間的索非亞。

第一幕

斯拉夫卡洗衣房的內室。中間，在舞台深處，有一扇門，通往接待顧客的外室。當這扇門敞開的時候，看得見另一道門，上面吊着門鈴，是通大街的。頭一道門兩旁的牆壁上各釘着一條欄板。舞台中央，較近觀眾處，有一張大桌子，現在做了熨衣服用的案板。左邊的窗戶開向院子，望出去可以看到鄰近建築物的牆壁。靠窗是一張鋪着檯布的桌子；上面壘着一堆書，擺着鑲在鏡框裏面的巴士德^①肖像。旁邊，一張小茶几上放着收音機；再過去是床鋪，一幅繡花的帷幕將它和洗衣的場所隔開。

舞台的深處，房門左邊，放着另一張床和一個櫃檯，櫃上擺着些照片。櫃檯和房門之間的牆壁上釘着一個掛衣服的鉤子；牆上掛着波依柯父親的照片。右邊的牆角上是一個燒熱水用的爐子。離觀眾稍近些的地方，靠着牆壁，有一隻支在木架上的洗

① 巴士德 (L. Pasteur, 1822-1895)，法國生物學家，微生物學奠基人之一。

衣盆，旁邊還有一隻較小的。

室內放着盛衣服用的木盆，簍子和熨花邊窗帘及單單時做擰子用的、釘着釘子的木框。屋裏扯着繩子，上面晾着衣服；室內還有電熨斗，其他洗衣房所需的用具及家常用具。

幕啓時，斯拉夫卡在洗衣裳。門鈴響。

斯拉夫卡（趕緊洗掉手上的肥皂沫）來啦！來啦！

開門。波依柯進來。

噢，原來是你。

波依柯（吻母親）你好啊，可憐的左露施卡^①。

斯拉夫卡 你好……這麼久不見你回來，又跑到哪兒去了？我已經在耽心啦。

波依柯 在城裏東奔西跑來着。古代的希臘人準會把這稱爲馬拉松長跑。跑遍了全索非亞的大街小巷。累垮了。

斯拉夫卡（微笑）不用叫苦了……還是告訴我：能給薩瓦找到一個更牢靠一點的住處不？

波依柯 住處多的是，可是牢靠的……（聳聳肩）牢靠的住處只有皇宮裏才有。

斯拉夫卡 皇宮？甚麼皇宮？

① 左露施卡是歐洲許多民族的童話中的人物，她是一個受繼母及妹妹驅使的溫順而勤勞的姑娘，白日做粗重的工作，黑夜睡在爐旁的煤渣上。“左露施卡”的意思就是“灰姑娘”。

波依柯 鮑里斯^① 陛下的皇宮。

斯拉夫卡 波依柯！

波依柯 一點也不錯！難道你不知道嗎？陛下一聽見說，警察局正在搜捕我們天才的建築家、共產黨員薩瓦·維立奇柯夫，馬上派遣了他的御前司儀大臣來到黨的中央委員會。他說：“同志們，不用担心；皇帝陛下降旨，賜給你們這位可敬的地下工作者一所最漂亮的公館。”（大笑。）

斯拉夫卡 你今天好像特別高興。

波依柯 可不……“我笑，是爲了不讓自己哭出來”，法蘭西大作家博馬舍^②的名言。（向大洗衣盆旁邊的地洞領首示意）薩瓦還在那兒？

斯拉夫卡 他又能到哪兒去？正在鑽研印刷技術呢。看到莉莉沒有？

波依柯 沒有。只見到拉扎洛夫家的園丁——瓦西里大伯。

斯拉夫卡 難道莉莉還沒有放出來？

波依柯 還沒有。可是已經答應放了。拉扎洛夫老頭子爲

① 鮑里斯指1918-1943年間的保加利亞國王鮑里斯三世。

② 博馬舍（Beaumarchais, 1732-1799），法國戲劇家。

了莉莉的事，忙得焦頭爛額。

斯拉夫卡 可也真够瞧的了。皇家近衛軍後備少校……

地下工作者的岳父，女兒被捕，連園丁也是共產黨員！……好一個“人間樂園”——有甚麼說的。

波依柯 少校差點氣瘋了。去見過首相，還打算直接給皇上寫信呢……

斯拉夫卡 萊娜怎麼樣了？

波依柯 眼都快哭瞎了。

斯拉夫卡 她向來就是這樣。從前我們一塊兒教書的時候，督學要來視察啦——她哭。有人向她求愛啦——又是個哭。而這位少校，好嘛，把她變得乾脆一點兒生氣都沒有了。（略停）搜查的時候，找出來點甚麼沒有？

波依柯 甚麼也沒有。薩瓦可不是那種人，能乾等着警察闖進屋來橫行霸道。不過，書還是讓他們抄走了。

斯拉夫卡 那也好。讓他們也受受教育吧。

波依柯 我給他通個電報，告訴他我來了……（走到洗衣盆旁邊，蹣跚。片刻。隱隱聽到下面敲了兩響，是回答的信號）兩下？

斯拉夫卡 那表示他還沒有搞完。

波依柯 “地下的建築師”或者，不！……“洗衣盆下的秘密印刷所”！多棒的驚險小說標題！喂，保加利亞的作家們，你們到哪裏去了？

斯拉夫卡 笑吧，笑吧。這樣下去，他真會鍊成一個出色的排字工人了。

波依柯 只要不憋死就成。

斯拉夫卡 噯，哪至於這麼可怕。總算還有個透氣的眼兒呢。

波依柯 透氣的眼兒！帶通風孔的棺材！……（朝巴士德肖像）巴士德同志……請您講解一番有機體需要新鮮空氣的道理，成嗎？

斯拉夫卡 瞧我來給你講吧……算了，不要再打擾巴士德啦，快去把窗帘綑在框子上吧！

門鈴響。斯拉夫卡走去開門，隨手關上了內室的門。波依柯留神細聽，走到茶几邊，扭開收音機。傳出了爵士音樂。他從掛鉤上取下圍裙，繫在身上，然後拿起窗帘往木框上綑。

波依柯（對巴士德像瞇一瞇眼）是呀，巴士德同志。這兒可不是手術室。這兒是洗衣房，最普通的洗衣房。

斯拉夫卡（回來）一個顧客……來取衣裳的。噯，噯！小心着點。不管怎麼，這總是花邊呐。要是扯破了……

波依柯 扯破了賠錢。

斯拉夫卡 你賠錢……

波依柯 一個花邊窗帘，在我算得了甚麼……

斯拉夫卡 喲，就憑你那點兒本錢……

波依柯 我節省下來的錢還少？我幹了十年活，分文未取，洗過的衣裳都能堆成一座山了。

斯拉夫卡 你也許還要上勞動監察所去告狀吧？

波依柯 那又怎麼的？如果不付清工錢……

斯拉夫卡 好嚟，咱們就來算算賬。你買書花了我多少錢？大學教育費又是多少？這怎麼說，難道不算在賬上？

波依柯 這是你的義務。天下做父母的都有這一份義務——關心自己的孩子，讓他們能受到教育。

斯拉夫卡 爲了讓你能當一個醫生，難道我沒有花過心血？至於說你被大學開除，這可怨不着我了。

波依柯 怨不着？哼……怨不着。可又是誰把我造就成一個共產黨員的？

斯拉夫卡 這完全是另一回事。

波依柯 怎麼，另一回事？那麼你以爲我是因爲甚麼緣故才被大學裏攆出來的呢？

斯拉夫卡 這事情是滿可以補救的呀。快去寫個要求加入法西斯蒂黨的申請書。別說醫生，就是教授他們也準能叫你當上。

波依柯 我本來就是教授嘛。（做出一副莊重的神氣）諸位！早在偉大而智慧的巴士德的時代，我們就已經知道某種神秘的，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的存在，這種微生物命

名爲桿狀菌。記下來沒有？其中的一種，俗稱“赤桿狀菌”，學名是“布爾什維庫斯桿菌”，——記下來沒有？——對於人類的個人及社會行爲尤其具有強烈而不可磨滅之影響。……（斯拉夫卡笑）我請求聽衆保持肅靜！……是的！（對母親說）把這種東西放進了一個人的頭腦，然後再要他去申請加入法西斯蒂黨，我看這事情絕對沒有希望。

斯拉夫卡（領首示丈夫的像片）這才是應該怨的人——你爸爸。是他在咱們家裏培養了“布爾什維庫斯桿菌”。
波依柯 我懂了。遺傳性的疾病！（微笑）不過，媽媽，在這上頭你也不能推卸責任呀。

收音機傳出播送德軍戰報的前奏曲。波依柯關上收音機。

斯拉夫卡（走向前一步）不，扭開吧。聽聽。

波依柯 有甚麼可聽的？還不照例又是元首總部宣佈：俄軍總共擁有的五千架飛機之中，已有萬餘架被我擊落云云。

斯拉夫卡 不要說笑話了吧。（扭開收音機。）

廣播員的聲音 德軍沿平坦的柏油公路直向莫斯科迅速推進。德軍整個戰綫離俄國首都已不足一百公里。我先頭部隊面臨歷史上極端重要的時辰：布爾什維克要塞，即克里姆林宮的鐘樓已經在望。單憑這一事

實，即不難預測戰局最近之發展……

波依柯（猛然關上收音機。沉默）他們在進攻……媽媽，你說，不過要說真心話……你相信莫斯科能頂得住嗎？相信嗎？

斯拉夫卡 相信。波依柯！斯大林在那兒。他不會放棄全世界的心臟。

波依柯 斯大林！我見過他，同他談過話。這甚至並不是做夢……的確，我是躺着，可是却記得是睜着眼的。

斯拉夫卡 嗯？

波依柯 躺着，可是却好像在馬其頓廣場電車站。知道不？鑲着玻璃的那一個。忽然，聽見哥薩克騎兵的馬蹄聲。

斯拉夫卡 你怎麼會知道是哥薩克？

波依柯 我親眼看到那些哥薩克——跟“塔拉斯·布爾巴”^①裏的一樣，——手裏拿着很長很長的矛子。整整一隊。他們後面，在一輛老式的敞篷汽車裏，就是他……

斯拉夫卡 斯大林？

① “塔拉斯·布爾巴”是俄國作家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 1809-1852)的一部中篇小說。

波依柯 是的，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稍稍瘦了一點，很嚴厲。

斯拉夫卡 你一定是嚇呆了吧？

波依柯 沒有，不知道從哪兒來了一股勇氣。我跑上去，抓住了車門。汽車停下來。我就喊：“斯大林同志！事情怎麼樣了？您能打敗希特勒匪徒嗎？”他瞧了我一眼，目光這樣深沉，我的心都停止跳動了。

斯拉夫卡 以後呢？

波依柯 他用手向我一指，說：“勝利就依靠着你。”

（斯拉夫卡打了一個冷顫。波依柯用一條胳膊攬着她）媽媽，於是我就下了決心，不管遇到甚麼，決不欺騙他。

斯拉夫卡 你這孩子，從來就是這樣……教人沒法辦。

（撫愛他。）

波依柯 媽媽，你這是怎麼啦……哭啦？

斯拉夫卡 沒有甚麼，沒有甚麼。你實在太像你的爸爸了。（拭淚）一九二三年^①他也是這樣宣過誓……那時候，他的神色多麼莊嚴。“當黨號召人民起義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履行自己的義務。”他在你的小

① 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利亞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反法西斯起義。起義失敗後，黨被迫轉入地下活動。

床前面站了一會，親了你一下，就走了……走了，這
一去就永遠也沒有回來。

波依柯 媽，不要這樣。

斯拉夫卡 好兒子，不啦。不啦。

從地板下面傳來兩次敲擊聲，每次敲了三下。

波依柯 打招呼了。

斯拉夫卡匆匆走到外室去。波依柯也敲地板回答，然後他把洗衣盆移開，期待地注視着房門。外面傳來開關大門的聲音。斯拉夫卡回來。

斯拉夫卡 沒有動靜。可以打開了。

波依柯揭起地洞的木蓋，隨後從裏面取出一隻填滿沙子的扁平木箱，它做得和蓋子一樣大小，碰到搜查的時候，它可以減弱音響。

波依柯（俯身對洞口）喂，受苦受難的！出來吧！

薩瓦（從洞口探出頭）嘿，差點沒憋死……

斯拉夫卡（走到洞邊）把這給我……年輕輕的小伙子，却都是這麼唉聲嘆氣的……（從薩瓦手裏接過一疊膠印的傳單，開始迅速敏捷地分開包紮，做得像一包一包的衣服。然後放進籃子，上面用熨平的衣裳遮着。）

薩瓦（在波依柯的幫助下鑽出地洞）我噁心得要命。

波依柯 這是給煤油燈燻的……（封好洞口，把洗衣盆擱回原處。）

薩瓦（舒展胸膛，深深地吸一口氣）你和彼佳見到面沒有？

波依柯 見到了。一切都沒有問題。你暫時在葉夫提米亞